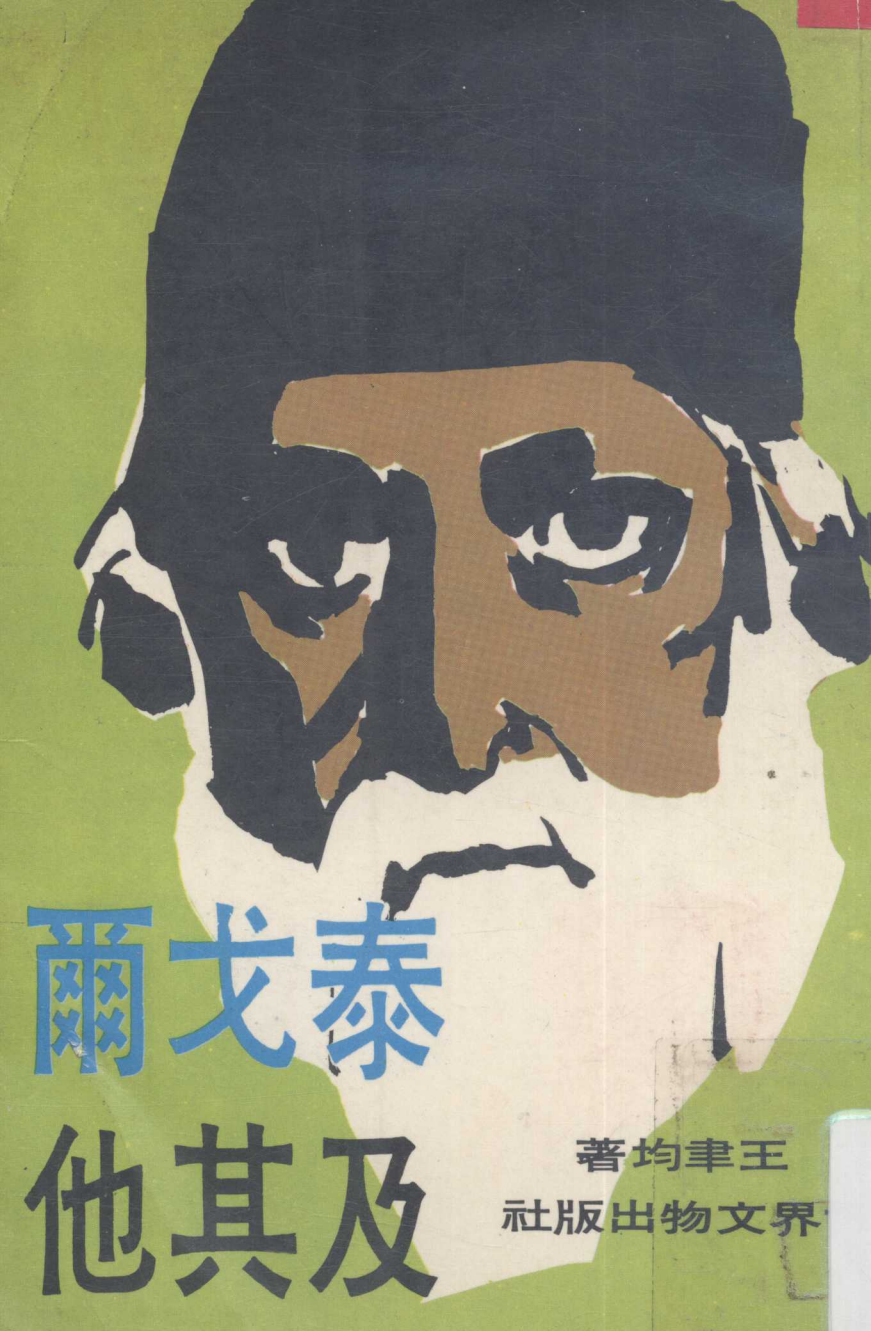




爾戈泰
他其及

著均聿王
社版出物文界

印 翻 勿 請 · 有 所 權 版

世界文叢^{②①}

泰戈爾及其他

每冊實價三〇元

著 者：王 聿 均

封 面：黃 華 成

出版者：世界文物出版社

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二七巷五號

總經銷：世界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二七巷五號

郵政劃撥：三五五五號

電話：三二一二九一號

印刷者：大進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汕頭街22巷44弄62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二月出版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一三〇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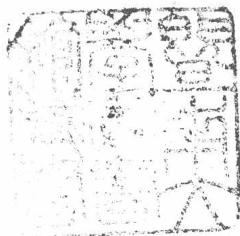
16
791

港台書室

142774

他 其 及 爾 戈 泰

著 均 聿 王



90096675

行 印 社 版 出 物 文 界 世

自序

這本小書，一共包括了九篇文章，都不能算是創作。其中與泰戈爾有關的，勉強說僅有三篇，而所以定名為「泰戈爾及其他」，乃表示對他那種人道主義精神的崇敬。若從這一理念的線索來看，全書各篇仍有其一貫性和統一性。泰戈爾不僅是一詩人，而更富於愛羣愛物的熱忱，欲挽世界的狂瀾，出衆生於水火，表現出悲天憫人的情懷，民胞物與的思想。他指出現代科學的誤用，與物質文明的流弊，導致人類的相殘，馳驟無窮的貪慾，以致權詐百出，舉世俶擾，因而大聲疾呼，以警世人。他的詩文流露出無限的天地慈祥溫厚之氣，主張以相愛互助爲人類進化之極則。其啓示於後世者，誠如日月麗天，放射永恒不熄的光芒。當這科學文明超速進展，人類心靈徬徨無依的現代，泰戈爾的聲音，不像是暮鼓晨鐘一樣的啓聾振聵麼？人類未來歷史的發展

，總是要以實現公正、和平、合作、繁榮、幸福等理想爲鵠的，在這一方面，文學雖難收立竿見影之效，却能潛移默化於久遠。我一直抱着這種信念，所以不曾失望和悲觀。我想，人本思想和人道主義，仍不失爲匡時濟世之方，有值得弘揚的必要。

這本小書之得以出版，仍是由鄭少春兄所促成。特此誌謝。

作者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
南港舊莊中央研究院



自序

印度詩聖泰戈爾訪華紀行·····	七
東方的智者——泰戈爾·····	八一
憶「劍三老人」·····	九七
科學、文學與歷史·····	一〇三



魏晉人的心靈·····	二七
談散文的寫作·····	二三
論「小品散文」·····	一五
詩歌的道路·····	一七一
熱情、氣象、風格·····	一八三

印度詩聖泰戈爾訪華紀行

一、前

言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四月，印度詩聖泰戈爾來華訪問，在我國住了將近兩個月，足跡遍於上海、杭州、南京、濟南、北京、太原、漢口等大都市，極一時的盛況。算來已是四十九年前的事了。在政治上，當時的北京政府，是掌握在北洋軍閥的手中，在文化上，北京却有着一番蓬勃的新氣象。邀請歐美的哲學家、思想家、文學藝術家前來講學，蔚成風氣。像杜威、羅素諸人，多少在學術界發生了一些影響力。泰戈爾便是繼前述二人而來的大思想家和大詩人，不過他並非來自西方，而是來自我們的鄰邦印度。泰氏的觀點，儘管當時便有些人不表贊成，儘管以我們現在的尺度去衡

量，有些不合時宜之處，可是無損於他的光輝和價值。近年筆者因從事於現代史的研究工作，偶然從當時的報章和期刊中，發現了不少泰氏訪華的資料，像上海的時報，申報，時事新報，北京的順天時報，以及上海的「字林西報」(North China Herald)等，都有或多或少的記載。此中有許多珍貴的文學史料，已爲世人所遺忘，將其蒐集起來，加以排比整理，是極饒趣味的事。筆者寫這篇「紀行」的動機，就在這裏。

此外，我還有幾點想法：第一、泰戈爾的來華，不僅是我國文壇的盛事，而且代表印度的文化精神與中國的文化精神再度的接觸。十八世紀英國詩人吉卜林(Kipling)的詩句中，唱出「東方自東方，西方自西方，這兩個世界永遠不會相遇」的惆悵情緒，而泰戈爾却是融貫東、西的詩人，他的汎愛的思想，予飽經戰禍的歐洲人以極深刻的印象。他證明了東方和西方，不但能够相遇，而且可互補不足。第二、泰氏來華，與當時的名流，如梁任公、蔣百里、張菊生(元濟)、林長民、張君勱、胡適之、徐志摩等，皆有密切的接觸，而且發表過多次的演說，對當時的思想界和文壇，不能說沒有相當影響。撫拾舊聞，足可補現代文學史的缺軼。第三、泰氏倡導復興東方文化

，其見解，其情操，其懷抱，與我們現在文化復興運動的精神，確有不謀而合之處。兩相對照，實有相得益彰之效。第四、「亞洲文學」的主持人，向以發揚亞洲文學的真精神爲鵠的，而泰氏則是揭示亞洲文學特色的先驅詩人，以此文在「亞文」刊載，亦特別具有意義。

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在印度有其輝煌的家世。泰戈爾族 (Thakkur) 是孟加拉省 (Bengal) 的望族，本名泰戈拉 (Thakhura)，到了近代，以英語化的緣故，乃改爲 Tagore，向來承襲着婆羅門 (Brahman) 的血系，居印度「四種姓」中最尊貴的一級。在某一時代，這一家族中的某一先人，破犯了婆羅門的戒律，遂被驅逐出族，成爲一種特殊階級的氏族，多少年代之後，又復歸於婆羅門。要了解泰氏祖先的情形，有「印度人的真相」(Hindoos as are) 一書，紀述甚詳，可資參考。他的家族中天才輩出，如普拉珊那·泰戈爾 (Prasanna Kumar Tagore) 就是著名的法律家，在法律和教育等問題上，有很多的著述與評論。並首創「英印協會」(British Indian Association)，他自任會長。另外還有一位倡導印度音樂復興的蘇倫都拉·泰

戈爾 (Raja Sourindra Mohun Tagore)，是印度音樂界第一流的學者，他創辦了孟加拉音樂學校 (Bengal Music school) 及孟加拉音樂研究院 (Bengal Academy of music)，他曾經自作「梵詩」譜入印度音樂中。且曾在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東洋學會 (Lisbon Oriental Congress) 中，以他所著的「印度音樂小史」(A Brief History of music in India) 一書和印度的樂器，陳列會中，頗得與會的各國學者所讚許。他主張保存印度的古樂，而從音樂方面，以鼓吹國民的愛國心。他在孟買 (Bombey) 創立「梵樂專科學校」(Gandharva Mahavidyalaya)，將梵樂的真價值，介紹給全世界。泰氏的叔祖父拉瑪納德·泰戈爾 (Maha Raja Ramanath Tagore) 是一位政治家和著述家。此外，他的家族中還出了不少的詩人和畫家。

泰氏的祖父特華爾加納德公 (Prince Dwarkanath Tagore) 是一位博愛慈善的長者，頗饒於田產和資財。他曾以大量金錢資助社會改良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一八二九年十月四日倍丁克爵士 (Lord Bentinck) 發布的嚴禁印度寡婦殉節的法令，就是特華爾加納德本着人道主義的心思，去努力運動的結果。他曾到英國，深得維多利亞女

王的優遇。一八四六年，他以病客死於倫敦，享年僅五十一歲。氏有三子，都聚居於加爾各答，長子名叫臺般特拉納德(Tabindranath Tagore)，就是泰氏的生父。他共有七個兒子，三個女兒，泰戈爾則是他的幼子。

泰戈爾於一八六一年五月六日生於加爾各答，美於豐姿，他自幼受着家僕們的照顧，自認爲所過的都是「幽禁」的生活，這是他長大後渴慕自然的原因。十一歲時，曾伴隨他的父親，同登喜馬拉耶山，山勢的雄偉，氣象萬千，在詩人幼年的心靈裏，投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十二歲時，母親去世，十八歲，赴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備受冷寞，不到一年，即重返印度。從十八歲到二十三歲，寫了「日沒之歌」及「日出之歌」等詩。二十三歲成婚，從此卜居於恆河旁的希拉伊大地地方，經營他自己的家產，前後達十七年之久。四十歲時，妻女幼子，相繼去世，精神上受了莫大的打擊，而使他的思想，日漸趨向於冥想方面。爲了彌補心靈的創傷，遂獻身於教育事業。一九〇二年，在博爾坡附近的聖地尼克創辦森林學校，他的「頌歌集」，即聞名世界的「吉檀伽利」(Gitanjali)，便是在這時完成的。泰氏發抒他的心曲道：

「愛是自覺的完成。我們不愛，因為我們不能體會；或是我們不能體會，故不愛。愛是我們四週一切事物的最終意義。它不僅是一種情緒，而是一種真理。歡欣乃一切創造的根本，歡欣是隨處的。它在茵茵碧草中，在蔚藍天空中，在水流葉動中，在春日載陽中，在嚴冬陰閉中，在我們活潑的肉體中，在我們雍容的姿態中」。

詩人的心靈鳶飛魚躍，而現實生活則是一個絕對的孤獨。他的作品亦不爲世人所知。直到一九一二年夏，他的詩歌經愛爾蘭詩人夏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爲文稱揚，和幾位瑞典學者的推崇介紹，才爲歐洲人所重視，很快的蜚聲世界，成爲一代的詩人和學者了。這年秋季，就赴美講學，次年春，便渡海到英倫，在克斯敦大堂 (Caxton Hall) 演講他所著的「生之實現」，英人歡迎的熱烈，盛況空前。泰戈爾舊地重遊，與三十五年前的備受冷寞，其間冷暖之不同，使詩人感慨萬千。

他的將吉檀伽利一百零三章譯爲英文，就是在一九一二年夏天完成的。這本不朽的著作「頌歌集」(亦有譯爲獻歌集的)，裏面所有獻神的詩歌，達到他抒情詩與靈

感的最高峯。也就是這本著作，使他得到了世界文壇上的殊榮，於一九一三年冬天，獲得諾貝爾獎金一萬鎊，爲亞洲的第一人。一九一五年夏，講學日本，大受彼邦朝野的歡迎。一九二一年，又赴德國講學，那時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人飽受戰敗的創痛，深覺物質文明的可咀咒，而泰氏自東方帶來的清音，真有醒世覺迷的功効。所以對此曠代的詩人和哲人，歡迎的熱烈，實達舉國若狂的程度。一九二四年春，訪問中國，並二度訪問日本，公開演講多次，提倡復興東方文化，以濟西方文化之窮。是年秋，復訪南歐意大利、西班牙諸國。泰戈爾死於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享年八十歲。他是寂寞的死去，死於二次世界大戰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期間，他的汎愛的思想，雖不足消弭戰爭的災禍，但是他的啓示，總會深植人心，愈久而愈光輝的吧？

2.

二、泰戈爾訪華的安排

泰戈爾訪華是由北京「講學社」邀請的。其一切條件與辦法，都與杜威、羅素等相同。並規定一切費用，都由講學社來負擔。泰氏早有訪華的志願，乃欣然應聘。不過他堅決表示，他的前來純粹是友誼的訪問，乘便作幾次演講，並且遊歷名勝古蹟，是絕對不接受任何薪金的，一切的旅費和供應等費，都由他來自備。這種風度，與西方學者大為不同。中國方面與泰氏之間的連絡人是梁任公和徐志摩。他們多次通信，商量行期，安排歡迎的節目。原訂於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十月中旬，可抵上海，不料這年秋天，泰氏生了一場熱病，他本來不甚健康，又已屆六十四歲高齡，印度及歐美人士，都怕他過分勞頓，有害身體；他自己也怕不適於北京嚴多的天氣，所以行期便延展下去。不過泰氏即將來華的消息，已不脛而走，喧傳多時，終未實現。民國十三年春天，梁任公函請其於四月間蒞止，泰戈爾也表示了仍將來華的志願，雙方的